

北大三部曲

邮亭/著

北大男生

北大男生有几大特点
首先 不修边幅是一大特点
其次 是非常自信
再次 是容易苦闷
第四 是有名士风范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北大男生

卮亭/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大男生/卮亭著. 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3. 8
ISBN 7-5008-3106-4

I. 北… II. 卮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70551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62350006(总编室) 62005038(传真)

发行热线: (010)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版 次: 2004 年 3 月第 1 版

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张: 10.375

定 价: 18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作者简介



卹亭 重庆人，现居北京。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，获北大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专业学士，经济学双学士，外交学硕士学位。爱好文学、艺术和哲学。曾发表过小说《北大女生》，图片散文集《北大地图》、《清华地图》，并创作改编过一些剧本和电视小说。

图书策划：傅 媵
责任编辑：傅 媵
装帧设计：木 头

自序

《北大女生》出版之后，北大的一些男生曾经跟我开过玩笑，说，你用“邮亭”的笔名写了《女生》，我们是不是也该起个名叫“报摊”，写本《北大男生》？当时大家都以为是个彻底的玩笑。不料，没过多久，我想了起来，倒是当了真，催促他们中的几个来写《北大男生》。然而，他们既是谦逊的，又是骄傲的，所以不愿认真地来做这舞文弄墨的事情，反而敦促我来代劳。

实际上我很清楚，没有什么整体的“北大男生”，在这个个性十足的学校里，每一个男生都是（或自认为是）一个截然不同于他人的存在，珍惜的都是自己身上那非群体的特征，于是，写《北大男生》一定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

也许是因为我在北大呆得太久，反而对北大的整体



概念模糊了，眼里看到的全是丰富而别致的个人。我也不认为哪一类型的男生代表着真正的“北大性格”或“北大精神”，他们全是在同一片土地里生长起来的不同的种属。

写《北大男生》时，我没有把里面的人定位在“北大”里，我只是写我在北大所见过的一些男孩子，完全不想让他们从属于“北大”。他们是一些独立的存在，是一些个人，除了自己，他们谁也不代表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如果不是在北大里，他们肯定会是另外的一个样子。他们叫做“北大男生”，只是因为，他们是一些“在北大”的男生，而并非是“北大的男生”。

对于我这种完全否定典型性的想法有很大影响的，还有一件事。在《北大男生》的创作过程当中，我正好在与一家文化公司谈《北大女生》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的事情。在讨论剧本的改编时，我开始厌恶起“北大”这个词来，因为从外人的观点来看，“北大”成了一个原因，学生成了一个结果。学生的性格命运，都要从“北大”找到源头，甚至从“北大”可以推演出来。因为沾上了强势的北大，一切似乎都有点脸谱化。

我知道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在北大，个体的人永远是最重要的和最精彩的。

小说里的主人公杨鹭起，只是北大里的一个个体，毫无典型性可言，然而却是一个无论在文学意义上还是在生活意义上真实的存在，他的经历和内心的感受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真实。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人物？也许是因为我熟悉这样的个体，欣赏他身上忧郁的气质，并且同情

着他思想的苦痛。我玩味着命运和他开的一个又一个并不幽默的玩笑,我想,他这样的一个男生存在着,也值得让别人知道他存在着。二十出头的校园男生,通常还没有找到自己,但却又非常自我。男人的成熟,是一个缓慢的过程,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,同样还是一个自我摒弃的过程,就像是蚕,要蜕很多次的皮才能长成。在北大的几年里,我看到许多这样的蜕变过程,大都伴随着一些可笑与可悲的故事。我听到过他们的叹息,也看到过他们的眼泪,尽管他们总显得不那么严肃,甚至有时让人不知道是真是假,但其中是有况味的。尤其是面对着未名湖上的薄冰时,再体会一下他们那些有些搞笑的故事,我竟然也忍不住鼻子酸了一下,而且不由自主地叹息一声。

卹 亭

2003 年冬 北京



目 录

当郁闷已成习惯	{1
被偷窥的深夜	{3
醒转后的忧虑	{16
奋发图强的通宵	{25
流体力学考试	{34
喝醉了的未名湖	{41
停电的夜和未来的打击	{51
他莫名其妙地笑	{60
今夜,如此繁忙	{75
归来的梦中女孩	{92
怨女痴男,全是神经病	{103
没有原因的哭泣	{117
她在她的怀里醉倒了	{126

她离开,他没有送	{141
回到想逃避的过去	{152
记忆,挥之不去	{170
他想,他应该放手	{179
突兀的休止符	{195
另一个梦想也被撕碎	{210
他为自己还了一个愿	{224
早熟女孩的梦话	{239
大风天里的招聘会	{253
爱情、同情还是其他?	{268
雪中的《黛依斯的沉思》	{284
伤心的灰姑娘	{300
长树叶儿的春天	{311



{当郁闷已成习惯}

杨鹭起在夜风中骑着车，一辆扁轱辘的单车。他的身体在车上有节奏地起伏着。

北京的夜很美，宽敞的道路在灯光下有绸缎一般的光泽。

杨鹭起哪里都不去，骑车本身也不是他的目的。他绕着三环已经转够两圈，也把自己的起点忘记了。

他看到了很多东西，他还打算看更多，那些与他无关的，美丽或丑陋的，真实或缥缈的，近切或遥远的。

他心情愉快。

他打算一直骑到他的车坏，然后把这辆已经破烂不堪的车扔在它怠工的地方，只身返回。从出发的时候，他就这样对自己说。



他的车平时运行半个小时一定会罢工，可今天，当他立下了这个壮志后，这车却突然之间痛改前非，跑得轻快顺畅，全无一点倦意。

杨鹭起继续骑着，又绕了三环一圈，心里开始因为单车的勤快而恼火。

渐渐地，这场骑车的游戏变成了人和单车的较量，人盼望着单车赶紧抛锚，而单车也等待着人陷入倦怠。

杨鹭起好几次想跳下车来，照着它的要害猛踢几脚或者是抡起它残破的身躯狠摔下去，但他忍住了——他毕竟向往着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。他只有在心里不为人知地诅咒着它，为了掩饰他内心中卑鄙的感情，他不时地朝着自行车友好真诚地微笑一两下。

男人人生中的较量就是这样，并不严肃认真地开始，最初也许只是玩笑，而且也是愉快的，但很快就会带着几许的无奈和烦躁。然而，总还得继续下去。

是的，还得继续。

杨鹭起继续绕着三环骑车。



[被偷窥的深夜]

杨鹭起“啪”地一声把宿舍的灯打开了，其他人全哆嗦了一下。横肉电脑的十七英寸纯平显示器里是《午夜凶铃》片尾的演员表。

零点五张皇地说：“今天晚上把电话线拔了吧。”

杨鹭起抹了抹身上的汗，也不知道是热出来的，还是吓出来的，说：“这都第三遍了吧，还能把人吓成这样。”

横肉后悔不迭：“不该这么晚了看这片，一定做噩梦。”

野人得意地笑着：“有什么可怕的！？哼，这年头，男人的胆子越来越小，女人的胆子越来越大，据说咱班的女生看这片看得狂笑不止，世界要翻天了。”说着深



沉老道地摇头。

杨鹭起说：“咱们班的女生？她们有参考价值吗？她们是——女人吗？”

阿摩慈善客观地说：“唉，杨鹭起先生，你怎么能够这么不照顾她们的感情，把真理赤裸裸地说出来呢？”

野人大手一挥：“没必要讨论她们。同时，也没有必要讨论女人。我才不会对女人有兴趣呢。”刚说完，就发现零点五、杨鹭起、阿摩和横肉惊讶恐惧地瞪着他，没有明白过来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杨鹭起坏笑着说：“野人，你这么时尚啊？看上我们几个里的谁了？”

野人恍然大悟，呵呵笑道：“现在才发现啊，嚯嚯嚯，已经晚了。”

杨鹭起淋漓畅快地叫：“变态啊！我们一起来变态啊！”

阿摩懵懂地说：“现在谁心理不变态？有必要号召吗？”

野人客观公正地说：“NOD！NOD！本来就是个变态的世界。”

杨鹭起讨了个没趣，冷哼一声：“故作深刻。”

蒙伟一直没有看电影，独自坐在床上，开着台灯背GRE单词，听到大家讨论，厌恶地抬头，把耳机使劲塞进了耳朵，布莱妮的歌声迅速渗透出来，满屋子回荡，让杨鹭起几个人颇为陶醉。

横肉恍若未闻，唠叨着：“要做噩梦了，要做噩梦了。”

杨鹭起轻蔑地看了一眼横肉，说：“大男人，别成天梦啊梦的，矫情！”

阿摩大笑：“错错错，男人能不做梦吗？我天天晚上春梦不断，哈哈，只愿长睡不复醒啊。”

零点五惦记着流体力学考试，抓紧时间冲向水房洗漱。杨鹭起大叫：“喂，零点五，你丫又拿我的毛巾擦你的脚板！”

零点五厚着脸皮笑：“你的毛巾能治我的脚板三颗痣。”转身跑了。杨鹭起无可奈何，匪夷所思地说：“一个人的脚板怎么就能这么臭呢？”

大家洗过漱过，已经十二点过了，躺倒在床上。横肉还留声机似的说：“要做噩梦了，要做噩梦了。”

野人不耐烦：“做就做吧，你再闹，我们全要做噩梦了。”

阿摩笑：“我不会，我的梦里全是神仙姐姐，个个脑子都锈掉，哭着闹着要我抱。我先走一步，约会快迟到了。”刚说完要睡，电话铃响了。屋里的人全吓了一跳，横肉脸“刷”地白了，盯着电话，浑身的肥肉打着动人的颤儿。阿摩瞪大眼睛，看看电话，又看看杨鹭起。野人哆嗦了一下，咧嘴笑了：“嘿，电话铃声真大！杨哥，接电话。”

杨鹭起瞪着大家，问：“为什么该我接？”

阿摩瞪了瞪毛茸茸的瘦腿，说：“你不做梦，所以你接呀。”

野人连说：“NOD！NOD！”

杨鹭起轻蔑地笑了，刚要接电话，横肉关切地叫：



“杨哥，注意安全。”

杨鹭起没有理会，接起电话来，一听，原来是阿摩的女朋友小甜甜，约阿摩出去踏月散心。杨鹭起放下电话转告时，大家才舒了口气，劫后逢生地笑逐颜开起来。阿摩懒洋洋地穿衣服，说：“女人啊，真是麻烦。”

杨鹭起笑：“麻烦是因为聪明。连你梦里的外遇，小甜甜也知道了，这会儿明明是阻止你约会。”

阿摩愤愤地说：“好，杨哥，今天晚上你先到梦里去给我应付一下那帮痴情女子，我待会儿回来替你。”

杨鹭起慨然摇头。

阿摩走了，宿舍熄了灯，安静下来，只有各人床尾的劣质风扇“呜呜”地叫唤。杨鹭起觉得很热，一时睡不着，想起来刚才阿摩的话，心里笑着说自己没有办法代友出征了。由此他又想到了梦。

他最近好像不怎么做梦。能够记起来的梦，都只是一些片段，从来没有故事。有的是一处什么地方，笼罩在烟雾之中，怎么也看不真切，只觉得很美，向往得流口水，却怎么也进不去；有的是一张女人的脸飘来飘去，有点像他的女朋友沈漫倚，但绝对不是，比沈漫倚还要漂亮还要清丽，好像是他生平见过所有美丽女子优点的综合，超凡脱俗，不像是俗世之物，他从来也没有想要接近她，更没有想要和她约会，只是站在远处看着她。

他睡了过去，迷迷糊糊，好像今天真的又看见了那个地方和那张脸。

一阵刺耳机器声把他的睡眠陡然间全毁了。楼下的

工地太缺德了，半夜三更开始工作，并且不亦乐乎，机器声一发不可收拾，经久不息起来。

杨鹭起这一醒，所有难受的感觉就围了上来。宿舍里惨无人道的热，蚊子也把他当成了大众情人，一窝蜂地扑上来，争先恐后地亲吻和吮吸他。杨鹭起借着外面的光看了看时间，已经三点半了。他拼命想再睡去，睡眠终不可得。

他辗转反侧一阵，开始怒火中烧，耐心也早被烧成灰烬，高高抬起脚，重重地砸了下去，发出的闷声夸张地响亮，床也随着一颤。

野人睡在杨鹭起的下铺，像触电一般，“腾”地坐了起来，“嗷嗷”地欢呼：“打雷了！要下雨了！”叫声刚落音，人已经又笔直地倒了下去，再无声息。

杨鹭起只得坐了起来，抹了一把脖子，全是汗。他怀着嫉妒在黑暗中环视其余的五张床，想不通他们怎么都能睡得着。

据说，人忍受噪音的能力和智力成反比，忍受高温的能力和体重成反比，可这些定理经不起检验。天才的蒙伟智商至少比杨鹭起高出二十个点，饕餮的“横肉”体重刚好等于杨鹭起和沈漫倚体重之和，可是两个人都是倒头就睡。横肉的梦并不恐怖，只是辛苦了点，在梦里翻山越岭追着一个红烧狮子头，但杨鹭起从他的鼾声里听出了幸福。蒙伟在梦里已经把GRE考到两千七百多分，可是嘴里还含糊不清地背着黑宝书上的单词。

杨鹭起无可奈何又躺下，强迫自己再睡。刚有点成功的苗头，电话铃响了，声音不正常地大，把他吓了一跳。



跳。

这电话本来不是他们宿舍的。风流才子阿摩和他的“小甜甜”把宿舍原来的电话腻到绝望自杀，当他们发现后，已经晚了，无法抢救。对门宿舍慷慨地把一部弃置不用的电话送过来做了国际援助，不想这电话铃声像是骂街的疯女人，扯着嗓子干嚎，还带着躁乱的摇晃。这么晚来电话的人想来不会有别人，一定是阿摩的“小甜甜”。

杨鹭起心里倒有点高兴，正好这下子把大家都吵醒，省得感受“众人皆睡我独醒”的圣人孤独。

电话铃气势汹汹地号叫了好半天，宿舍里没有动静。杨鹭起觉得奇怪，睡和死原来竟然真的是一回事，都撒手不问人世间的烦扰了。挨了一阵，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电话铃声没完没了地撒泼，只得也声色俱厉地低声叫，迸出嘴的话像现代诗：“阿摩，小甜甜，接呀你，烦，我 FAINT!”

阿摩却没有动静。电话铃响个不停，看来和窗外的工地噪音一样没有停歇的可能了。杨鹭起坐了起来，往对面床一看，原来阿摩并没有回到宿舍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得去接电话。

他并不着急，把半边身子吊在床上，一只脚在床下的桌子上试探着找到一个安全的落脚处。脚趾过处，地形崎岖不平，桌子上实在是太丰富了。好容易选定地方，脚踩实了，他才把另一只脚踏上去。不料却一脚踩进了一只饭盆里，里面的汤汁飞溅出来，发酸的气味趁机弥漫开来。杨鹭起轻声骂了句“shit”。那是他前天泡